

求闕齊弟子記

求闕齋弟子記卷十一

東湖王定安撰

勦捻上

同治四年五月初三日

詔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曾國藩赴山東督師 初廬鳳潁泗之間有賊曰捻匪所居築圩堡自衛舉豪猾主其事謂之寨主羣寨互相雄長其尤桀黠者爲捻酋每秋穫農暇捻酋招集鄉里無賴部署爲兵謂之裝旗所至先以游騎四出放火謂之邊馬劫掠行旅攻村堡城邑歸分其貲歲以爲常然無名號相統攝恣爲剽盜而已咸豐三年粵賊洪秀

全陷金陵僞英王陳玉成據安慶皖南北皆陸沈戎馬蹂躪千里無人煙田疇荒穢民無所得食從捻者日益衆其尤者張洛刑龔瞎子皆兇猛善戰有精騎數千馳突往來日踔數百里衆號數十萬

朝廷疊命周天爵勝保袁甲三爲欽差大臣毛昶熙爲團練大臣督師皖豫誅斬甚衆然旋滅旋起且益狡悍每偵官軍至避走若不及或窮追數晝夜乃返旗猛戰以勁騎分兩翼抄我軍馬後人謹禦疾如風雨官軍往往陷圍不得出賊尤善用長鎗巨者逾二丈我軍以鎗礮轟擊賊馬聞鎗聲騰撲愈猛瞬息已偪陣鎗不得再施又喜以一步夾一騎爲團陣滾進官軍以此

益畏之科爾沁博多勒噶臺親王僧格林沁故誅粵賊有聲

朝廷命守天津大沽海口咸豐九年擊沈西洋人戰艦威名益著十年八月和議成天津撤防

詔僧親王移師征捻率蒙古兵馳騁直隸山東河南安徽湖北諸省前後斬馘近十萬剗平賊圩無算龔瞎子張洛刑以次授首又平叛練苗沛霖皖北肅清捻勢漸微會粵賊賴文光等投入捻中張洛刑從子總愚合宋景詩陳大禧牛洛洪任柱李允等股其焰復熾諸酋忽分忽合不相統屬然獨畏僧軍聞僧軍至輒颺去山東河南等省旣久苦賊居人築圩寨堅壁清野賊至無所掠則大呼圩民餉錢米違且攻寨民亦畧輸賊翼免禍

僧親王度賊糧匱令軍士橐餽餌日夜追賊賊喘息不得休無所掠食僧親王益督軍窮追輒數十日不離鞍馬手疲不能舉纒索以布帶束腕繫肩上馭馬賊知僧軍疲益狂奔或分東西走牽我軍我軍馳逐無虛日

朝旨屢慰僧親王擇平原地休養士馬且誠勿輕臨前敵公亦草密疏稱賢王不可久勞宜稍假休息養銳氣會有故未上是年四月賊自荷澤碭山東趨滕嶧南竄海贛復折回東境蔓延於范濮曹單之間僧親王跟踪追擊賊伴敗走自汶上縣之袁路口過河竄至鄆城西北水套勾結鄆北土匪聚馬步數萬以待僧親王大軍追至伏賊盡出圍我軍僧親王奮斬數百人賊

國益厚不得出遂歿於陣部弁奪遺骸瘞麥地中事聞

上震悼

賜卹有加禮

遣乾清門侍衛克興阿岳林恩全吉陵等偕僧親王世子貝勒伯彥諾謨祜赴山東迎護靈柩翼長成保達問自國瑞以下分別譴處惟陳國瑞以苦戰免議

上諭科爾沁博多勒噶臺親王僧格林沁數年以來屢蔽北路屢滅巨股賊匪惟以忠勇性成有進無退朝廷申諭再三令其持重亦不料其遽至於此蒙古馬隊跟隨該親王多年素知大義此次該親王陣亡該蒙兵自必倍加憤恨力圖復仇著國瑞

宣示朝廷德意加意拊循其受傷者宜令靜養不必再行出隊
前經明降諭旨派克興阿等前往軍營迎護該親王靈柩復准
令伯彥諾謨祜馳驛前往著國瑞閭敬銘於該貝勒到山東時
妥爲照料令其扶柩回京該貝勒一腔悲憤並著國瑞閭敬銘
留心防護勿令有冒險直前之舉是爲至要欽差大臣關防著
國瑞暫行護理前諭會國藩出省會師剿賊現在事機愈迫卽
著先就現有兵力帶領北上其餘各路兵勇不妨陸續檄調未
可久待援兵致勞塵盼該大臣公忠體國必能趕緊赴援盡掃
寇氛會國荃諒已就痊該大臣仍當勗以大義令其來京陛見
或酌量招集舊部隨同勦賊以收指臂之效 初九日公奏言

僧格林沁督兵重臣猝爾捐軀震遠近之人心長逆賊之凶餒
朝廷責臣討賊至切且速卽山東官民亦望臣星速北上臣躊
躇再四有萬難迅速者數端請縷晰陳之金陵楚軍僅餘三千
人作爲護衛親兵此外惟調劉松山甯國一軍如楚軍不願北
征當酌帶楚軍將弁另募徐州勇丁存楚師之規模開齊究之
風氣約須三四月乃可訓練成軍此其不能迅速者一捻匪戰
馬極多馳驟平原其鋒甚銳臣不能強驅步兵以當騎賊擬派
員前赴古北口採買戰馬千匹加以訓練此其不能迅速者二
扼賊北竄惟恃黃河天險若興辦黃河水師亦須數月乃能就
緒此其不能迅速者三僧格林沁之忠勇絕倫婦孺皆知華夷

傳誦其統兵追賊日行七八十里或百餘里不等然步隊不及馬隊驚馬不及良馬勢必參差不齊聞僧格林沁於三月馳至汝上步隊後七日始到兗州馬隊亦有後三日始到者行走太速勢不能自帶米糧埋鍋造飯行文州縣令其供支麪飯兵燹困苦之餘州縣力難具數千人之食又或倉猝得信家丁逃匿或兩縣交界彼此推諉將士爭先落後飢餓不均有連日不得一餐者其隊伍難整在此其行軍神速亦在此臣處行兵之例每日行軍支帳埋鍋造飯不向州縣索米供應畧師古法日行僅四十里或二三十里李鴻章之淮勇亦倣楚師之法其步步穩妥在此其行軍遲鈍亦在此僧格林沁剿辦此賊一年以來

周歷湖北安徽河南江蘇山東五省臣接辦此城斷不能兼顧
五省不特不能至湖北也卽齊豫蘇皖四省亦不能處處兼顧
如以徐州爲老營則山東祇能辦兗沂曹濟四郡河南祇能辦
歸陳兩郡江蘇祇能辦淮徐海三郡安徽祇能辦廬鳳潁泗四
郡此十三府州者縱橫千里捻匪出沒最熟之區以此責臣督
辦而以其餘責成本省督撫則汎地各有專屬軍務漸有歸宿
此賊已成流寇飄忽靡常宜各練有定之兵乃可制無定之賊
方今賢帥新隕劇寇方張臣不能速援山東不能兼顧畿輔爲
謀迂緩駭人聽聞殆不免物議紛騰交章責備然籌思累日計
必出此謹直陳芻蕘以備採擇 是日奉到節制直隸山東河

南三省旗綠各營及地方文武員弁之

命又奉

旨飭令督率親軍輕騎兼程北上 十三日公疏言臣之注重
徐州經營十三府州者將來剿擒之長策先顧畿輔安定直東
人心者目下應變之急圖黃河常仲夏盛漲之候北岸有劉長
佑列防之兵謂賊難以渡河者事理之常可以臆度也汛遠而
防兵太單賊多而土匪勾引恐賊猝然渡河者軍情之變不可
逆料也萬一賊竟北渡則臣前疏所言未免狃於常而忘於變
明於將來而昧於目前臣正籌思無策適准李鴻章來文已派
常鎮道潘鼎新統帶所部鼎字淮勇十營由輪船馳赴天津有

此一軍可以壯畿輔之威可以慰

聖主之懷可以補微臣迂緩之過臣查曹濟等處一片賊氛國
瑞駐紮濟甯深恐孤軍受敵再有挫失因檄劉銘傳先赴濟甯
與國瑞會商進止目前局勢似已可保無虞臣精力衰頽請收
回節制三省之

命俾臣稍安愚拙之分不爲衆責所歸則感荷

鴻慈曷其有極奉

旨獎勵仍飭節制直東豫三省 二十二日公交御督篆李鴻
章接任視事二十五日公發金陵疏報啟程日期並奏本年二
月提督鮑超委員赴口外採辦戰馬八百匹今鮑超出關之行

已因兵變而中止應請

勅下兵部令將此項馬匹徑解臣山東行營俾資練習奉

旨允行 賊自城武定陶南竄張總愚股由永城趨宿州亳州

皖軍迎擊於龍山總愚由王家窰竄陷高爐集牛洛洪賴文光

任枉等股繼至遂圍雉河集雉河集者總愚老巢也同治二年

僧親王擒斬各酋肅清其地議於雉河設縣築城嗣安徽布政

使英翰駐防於此羣捻併力死爭冀復據爲巢穴公檄黃翼升

水師由高良欄入洪澤湖以達臨淮調周盛波由徐州赴援蒙

亳並檄劉銘傳由濟甯赴徐州以拯皖北之圍 是時山東已

無賊踪

朝旨命國瑞送僧親王靈樞回旗國瑞派諾林丕勒率兩盟馬
隊三百八十餘名隨克興阿等護樞北行所過士女焚香哭送
者數十萬人自山東達京師千里絡繹不絕獻萬民傘數百柄
各處建祠私祭遇忌日設齋醮村堡父老及婦孺咸來祠燒紙
錢如祀其祖廟焉 閏五月初三日公次揚州 初八日次清
江 十九日奉

上諭髮捻膺聚毫東英翰雉河之軍四面受敵吳昌壽現飭張
曜等軍星夜馳援並咨商吳棠派兵出睢溪口臨渙集一路擣
其東北喬松年派兵由潁上太和攻其東南合江皖豫三省兵
力殲此醜類所籌尙合機宜著會國藩迅派銳師相機進剿毋

稍遲滯溫德勒克西等馬隊前有旨交色爾固善統帶出會國
藩調遣現在皖事孔急必須派調馬隊迅赴會國藩軍營此外
馬步各隊除國瑞酌留山東防剿外餘著一併交會國藩軍營
聽候酌撥援皖糧臺軍火等件均著交會國藩軍營應用 二
十日劉松山軍抵清江 二十一日公疏稱臣原擬步隊到齊
卽日馳赴徐州相機調度連日據安徽布政使英翰來稟該軍
困於雉河集已先帶二十餘騎退至西洋集其部將史念祖尙
能相約死守以待援兵等語又據壽春鎮易開俊來稟該軍進
紮西洋集擬先攻高爐以解雉河之圍惟該總兵目疾增劇勢
將替廢請派員接統該軍各等情臣查英翰出重圍而求援易

開倭臨大敵而嬰疾均屬萬分危急臣若先赴徐州則去賊愈遠諸軍無所稟承擬親率金陵六營甯國六營先赴臨淮關駐紮俟皖事稍鬆再行進駐徐州臣初次奏稱專力於十三府州之地今既由臨淮進兵將來安徽卽以臨淮爲老營江蘇卽以徐州爲老營山東以濟甯爲老營河南以周家口爲老營四路各駐大兵多儲糧草子藥爲四省之重鎮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其援軍之糧藥卽取給於受援之地庶幾往來神速呼吸相通至糧餉爲用兵第一要義周家口臨淮兩軍以淮河潁河爲運道濟甯徐州兩軍以運河爲運道已在清江設立轉運局如四路軍食充足則四省有首尾相應之策而諸軍無疲於奔命之

虞 先是提督劉銘傳與總兵陳國瑞兩軍在濟甯以私嫌互
鬪殺傷頗衆至是陳國瑞亦奉檄由山東援皖

朝廷慮其再相仇構詢公可否令暫留山東遏賊北竄或駐紮
淮徐堵賊公以劉陳二人仇衅未弭英翰郭寶昌亦與陳國瑞
有隙今英翰劉銘傳兩軍均在皖北若陳國瑞與之共事一處
勢必互相猜疑恐於強寇環逼之時又有私鬪意外之變遂於
是日附疏擬以陳國瑞一軍暫駐河南之歸德如歸德無賊卽
赴南汝光三屬防剿聽候河南撫臣吳昌壽調遣無庸再赴皖
境如已入皖界亦應折回豫省以遏逆匪回竄之路而杜諸軍
內訌之漸各路協餉不可徑解該軍宜仍由督撫交臺轉發

二十二日公自清江啟行時雉河集被圍已久賊馬四出北至宿州城外及濉溪口等集西至潁上之江口集公疏稱蒙亳數百里間一片賊氛非馬隊不足以制勝請

飭托倫布率吉林黑龍江馬隊赴皖助剿二十九日公抵臨淮駐營公前寓書喬松年商籌委員查圩以清根本至是益決計行搜查之法並出示曉諭民圩曰本大臣奉

命督師擬於徐州臨淮濟甯周家口等處設立重兵以爲戰又令鄉村設立圩寨以爲守四路皆有重兵則無此剿彼竄之虞各縣皆有圩寨則無擄人擄糧之患仰各該圩練董隨時前來大營本大臣親詢各路情形並面諭修圩挖濠防守各事宜有

能憑圩擊賊或誘擒逆首者定卽立予優獎卽有被賊闖入或被賊逼從之圩官兵到日但能殺賊自效赴本大臣軍營投首者悉予自新不加究問如敢與賊勾通意懷觀望官軍至則從官擒匪至又從匪者大軍所至定卽悉力剿除玉石俱焚追悔何及諒爾民守圩禦賊積時已久應各知所趨向也所有應行事宜開列四條於左 一堅壁清野 捻匪擾亂多年凡蘇皖齊豫當衝之縣人人皆知修築圩寨自相保衛但恐歲久人貧漸漸懈惰今宜大加整頓牆子要高濠溝要深此堅壁也人丁與牲畜米糧柴草一一搬入圩內賊來全無可擄此清野也如賊圍攻圩寨本部堂立卽派兵救援近則三日五日遠則十日

半月必可趕到決不食言如不能堅守半月是該圩之過如半月而救兵不到卽是本部堂之過爾等操練壯丁自保身家本部堂決不調圩練助剿他處亦不派圩董支應雜差但願爾等困苦餘生稍享安靜之福 二分別良莠 論捻匪者皆言蒙城亳州最多宿州永城次之帶兵者痛憾蒙亳皆欲剿洗以絕禍根本部堂觀蒙亳之人性質甚直良民甚多倡首爲亂者不過數人甘心從逆者爲數亦少其餘有因貧而偶爾從捻者有被脅而不得不從者雖同得捻黨之名而罪有輕重之別應徹底清查一次分別懲辦倡首爲亂者如任柱張總愚牛洪李允諸人宜戮其身屠其家並掘其墳墓甘心從逆者誅其身而不

坐其家其因貧偶從及被脅從捻者一概赦宥免死委員督同
圩長挨戶清查每圩各造二冊倡首爲亂及甘心從逆者爲莠
民冊全未從匪者爲良民冊偶從與脅從者爲自新良民亦編
入良民冊內入莠冊者在外則到處追剿在籍則擒拏正法入
良冊者五家具保結於圩長有事則五家連坐圩長具保結於
州縣有事則圩長連坐願我蒙亳曉事紳耆將莠民一一舉報
斬除數百家之匪類保全數十萬之善良免得一剿再剿玉石
俱焚通縣皆遭大劫悔之晚矣蒙亳宿永四屬限印委員於三
箇月查畢此外有捻之州縣一體清查 三發給執照 各處
圩中管事者稱曰圩主或曰寨主主字不可妄稱今宜概改曰

圩長每圩一人其幫辦者名曰副圩長每圩或二三人多至四人而止凡充圩長者無論原有之圩新立之圩由圩內大眾公舉一人具稟州縣州縣訪查確實稟明本部堂正圩長由本部堂發給執照蓋用關防副圩長由州縣發給諭單蓋用印信收執爲憑圩內有陽順官兵陰從捻匪者圩長細縛送官正法匪圩而誣扳良圩嚇逼鄰圩者各圩公同稟究送匪最多者奏明請獎匿匪不報者將圩長革去究懲平日不廢農務臨警守圩有功者奏明優獎圩長苛歛財物不服人心者准圩衆公稟查明更換 四詢訪英賢 淮徐一路自古多奇傑之士山左中州亦爲偉人所萃方今兵革不息豈無奇才崛起無人禮之則

棄於草澤飢寒賤隸之中有人求之則足爲國家干城腹心
之用本部堂久歷行間求賢若渴如有救時之策出衆之技均
准來營自行呈明察酌錄用卽不收用者亦必優給途費如有
以鄰境之匪名單來告者賞銀三十兩如有以巨捻藏匿之踪
跡來告者賞銀四十兩如有薦舉賢才者除賞銀外酌予保獎
藉一方之人材平一方之寇亂生民或有蘇息之日乎賊在
雉河集外日夜增壘爲持久計官軍苦守四十餘日糧且罄總
兵歐玉標屢出擊賊六月初二日公部周盛波敗賊渦河兩岸
初三日英翰從南岸進攻張莊王圩之賊同時潰退盛波連破
北岸賊圩任柱率悍黨死戰盛波排礮轟擊賊馬四散張總愚

從龍山來撲盛波揮衆迎戰雒河官軍分路衝出賊悉奔遂劉
銘傳復敗賊石弓山龍山等處適豫軍宋慶張曜攻破程家團
駐兵余樓皖軍張得勝亦連克高爐集張圩我軍聲威甚壯三
面環逼賊益不支雒河解圍捷聞戰守各員均奉

首優獎 初十日陳國瑞由歸德稟商餉銀軍械等事公批令
由河南糧臺支領國瑞驍勇善戰而性桀驁喜私鬪公因批牘
誠之曰據該鎮稟商餉銀軍械等事急欲立功報 國而恐諸
事掣肘其志亦可憫可敬特將本部堂平日所聞與玉成該鎮
之意熟籌而敬告之粵者謂該鎮驍勇絕倫清江白蓮池蒙城
之役皆能以少勝衆臨陣決謀多中機宜又謂該鎮至性過人

聞人談古來忠臣孝子傾聽不倦常喜親近名儒講誦孟子又謂該鎮素不好色亦不甚貪財常有出世修行棄官爲僧之志凡此皆言該鎮之長處者也譽該鎮者如漕督吳帥河南蘇藩司寶應王編修凱泰山陽丁封君晏靈璧張編修錫嶸皆不妄言之君子毀該鎮者其人尤多亦皆不妄言之君子今不復悉舉其名譽該鎮者願該鎮知其名不忘也毀該鎮者願該鎮不知其名而忘之也本部堂細察羣言憐該鎮本有可爲名將之質而爲習俗所壞若再不加猛省將來身敗名裂而不自覺今爲該鎮痛下鍼砭告戒三事一曰不擾民二曰不私鬪三曰不梗令凡設官所以養民用兵所以衛民官吏不愛民是民蠹也

兵將不愛民是民賊也近日州縣多與帶兵官不睦州縣雖未必皆賢然帶兵者旣欲愛民不得不兼愛州縣若苛派州縣供應柴草夫馬則州縣攤派各鄉村而百姓受害矣百姓被兵勇欺壓訴於州縣州縣轉訴於軍營若帶兵者輕視州縣而不爲民申冤則百姓又受害矣本部堂統兵十年深知愛民之道必先顧惜州縣就一家言之

皇上譬如父母帶兵大員譬如管事之子百姓譬如幼孩州縣譬如乳抱幼孩之僕媼若日日鞭撻僕媼何以保幼孩何以慰父母乎昔楊素百戰百勝官至宰相朱溫百戰百勝位至天子然二人皆慘殺軍士殘害百姓千古罵之如豬如犬關帝岳王

爭城奪地之功甚少然二人皆忠主愛民千古敬之如天如神願該鎮以此爲法以彼爲戒念念不忘百姓必有鬼神佑助此不擾民之說也至於私相關爭乃匹夫之小忿豈有大將而屑爲之聞該鎮好讀孟子養氣之章須知孟子之養氣行有不慊則餒曾子之大勇自反不縮則惴縮者直也慊者足也惴則不壯餒則不强蓋必理直而後氣壯必理足而後自強長溝起鯀之時其初則該鎮理曲其後則銘營太甚該鎮若再圖私鬪以洩此忿則禍在一身而患在大局若圖立大功成大名以洩此恥則弱在一時而強在千秋昔韓信受胯下之辱厥後功成身貴召辱已者而官之是豪傑之舉動也郭汾陽之祖墳被人發

掘引咎自責而不追究是名臣之度量也該鎮受軟禁之辱違
不如勝下及掘墳之甚宜效韓公郭公之所爲坦然置之不特
不報復銘營並且約束部下以後永遠不與他營鬪爭能忍小
忿乃成大勳此戒私鬪之說也

國家定制以兵權付之封疆將帥而提鎮概歸其節制相沿二
百餘年矣封疆將帥雖未必皆賢然文武咸敬而尊之所以尊
朝命也當此寇亂未平全仗統兵大員心存敬畏上則畏君下
則畏民中則畏尊長畏清議庶幾世亂而紀綱不亂凡貧家之
子自恃其竭力養親而不知敬畏則孔子比之於犬馬亂世之
臣自恃其打仗立功而不知敬畏則陷於大戾而不知嗣後該

鎮奉檄征調務須恪恭聽命凡添募勇丁支應糧餉均須稟命而行不可擅自尊主漸漸養成名將之氣量挽回舊日之惡名此不梗令之說也以上三者該鎮如能細心領會則俟軍務稍鬆前來稟見本部堂於覲面時更當諳切言之務令有益於該鎮有益於時局保天生謀勇兼優之本質改後來傲虐自是之惡習於該鎮有厚望焉 賊自雒河分股西竄張總愚任柱由商邱柘城竄至太康之安平寨馬廠明光集等處忽駛入睢州界河南巡撫吳昌壽令張曜等軍由鹿邑柘城緊躡賊蹤檄陳國瑞截賊北竄之路而賴文光李允等股由太康邊境竄入淮甯吳昌壽派李世玉由汴梁援陳州公前檄劉銘傳赴周家口

至是又遣烏爾圖那遜等赴陳州助援

上諭髮捻股匪廣聚豫疆該省兵力不敷剿辦著會國藩添派
官軍並飭副都統托倫布富森保等馬隊星馳前赴吳昌壽軍
營聽候調遣皖北是否尙有踞匪官軍現在剿辦情形若何卽
著迅速馳奏 張總愚任柱竄許州張曜追擊小勝陳國瑞復
率衆馳追賊徑趨襄郟西近汝洛北近西密吳昌壽遣譚仁芳
率楚勇四營馳赴河汝交界之臨汝白沙等處駐紮復飭虎牢
關守將徐邦道嚴防老捷坡以扼西竄之路 七月初八日公
疏稱賊西竄分爲兩路其向北路者爲張總愚任柱等酋現聞
將赴汝洛其向南路者爲賴汝光李允等酋由太和竄至商邱

蹂躪陳州周家口一帶北竄汝洛一股臣軍萬難追及南竄陳州一股有劉銘傳等兩軍應足制之萬一兵力尙單再派周盛波托倫布兩軍往助此臣酌派馬步各隊援勦河南之情形也富森保之馬隊卽係色爾固善所管之一起富森保現在蕭縣未能來營據色爾固善稱馬隊馳驅太久又在曹南新挫勢難向敵臣囑其卽在徐州整頓又達爾濟患病兗州察哈爾官兵病者幾及一半派訥穆錦帶吉林官兵及馬勇先到徐州現因人困馬乏又新山察哈爾調來之帕克已札普一起官兵不嫻戰事馬之病斃者尤多是數軍者皆宜大加整理月餘以來淮河盛漲沿河民房及臣之營壘皆在水中築堤捍禦時虞潰決

大小道路皆淹應候晴久水涸乃可起程此馬隊急須整理臣
尙未至徐州之情形也臣細觀賊情已成流寇若賊流而官兵
與之俱流則節節尾追著著落後假令此時追至汝洛待賊南
趨光黃又折而追至光黃或賊東趨徐兗又折而追至徐兗雖
終歲奔波終無大損於賊臣常欲堅持初議於擒匪必經之途
駐紮重兵變尾追之局爲攔頭之師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賊
庶幾漸有歸宿臣旣於四處設立重兵以遏其流又擬查辦民
圩以清其源謹將告示一件鈔呈

御覽至臣駐紮之處仍應以徐州爲老營以臨淮濟甯周家口
爲行營庶於督飭該將清查民圩兩有神益 十八日公渡淮

按視劉松山老湘營 張總愚任柱由邠縣向西南竄至魯山
南召等處將趨浙川屬荆紫關以窺湖北賴汝光牛洛洪由淮
甯竄西華扶溝臨潁及許州之秋湖集一帶遂由舞陽西去將
與張總愚等會合南奔 十九日公奏稱刻下局勢周家口最
爲扼要之區該處距豫之開歸陳許及汝甯光州六郡約在三
百里內外卽皖之潁州及蒙亳老巢相去亦不過三百里八面
受敵不可無重兵鎮駐臣所部各軍唯劉銘傳將畧較優人數
較多故以周家口之重任付之至秦晉兩省防務陝西殘破更
甚河南似非該逆之所垂涎山西雖屬完善然黃河天險似非
該逆所能遽渡至潼關五百餘里必須晉豫兩省多設礮船乃

能禦之亦非陸路所能徧防自古行軍皆以糧運爲先務乾隆年間新疆用兵以大學士黃廷桂總理肅州糧臺米麥雜糧無一不備車駝轉運之煩瑣

純皇帝親自計畫遙爲指揮今河南等省用兵全不講求轉運糧械多有闕乏將士不肯盡力臣與李鴻章所部歷年行兵於江湖水鄉糧運最便今改運於濟甯周家口等處已覺十分艱難若再令遠征秦晉不能多運大米並不能多運洋礮恐淮勇遷地弗良其北路防河之法西路堵截之方均非力所能逮應請

旨飭令山西河南速辦舟師守禦黃河免致賊竄晉境倉皇貽

誤奉

旨報可 八月初四日公移駐徐州 張總愚任柱竄鄧州復折回西北竄至鎮平賈宋一帶張曜迎擊於黑龍集賊棄壘東走遂竄入唐縣之井樓水虎劉等處賴汝光陳大禧由西平竄至遂平上蔡汝陽等縣攻破民圩甚衆復由項城新野回竄阜陽縣境賊馬游弋至長官店王化集一帶英翰派史念祖迎擊於迎仙店賊向劉家窰竄走 吳昌壽移駐許州 官文遣成大吉駐孝感梁洪勝駐岐亭遏賊南竄之路 是時馬隊到徐州者凡四起共二千七百七十二人一爲色爾固善所部七百二十八人一爲托倫布所部四百八十五人一爲訥穆錦所部

吉林官兵一百五十五人前敵馬勇四百四人三起皆僧王舊部一起爲國瑞本年新調之察哈爾官兵一千人公以舊存者傷病太多新調者技藝未熟飭營務處李昭慶李恆清會同管帶官挑選編立隊伍其色爾固善原帶之隊挑留者專歸高福管帶托倫布原帶之隊挑留者仍歸托倫布管帶併附以吉林兵數十人均以色爾固善統之訥穆錦專帶前敵馬勇四百餘人其新調之察哈爾官兵亦挑留一半檄溫德勒克西管帶兵挑選一千八百餘人又挑留官弁五十餘人隨營差遣餘並遣撤回旗外烏爾圖那遜所帶七百餘人擬俟周家口防務稍鬆分別汰留其土默特一起則全行遣撤富森保所帶之兵卽作

爲楚省防剿之師遂於十七日覆奏適陳大喜牛洛洪任柱賴
汝光等回竄阜陽占踞各圩英翰由潁州截擊安徽巡撫喬松
年遣張得勝由固始回剿克蒙額從潁州繼進公檄飭色爾固
善統兩起馬隊由徐州赴潁州會剿並檄周盛波南赴太和劉
銘傳由周家口拔隊回援潁州以收夾擊之效 十五日張總
愚攻南陽城楚軍會豫軍擊走之賊麇集周營宋營畢營三寨
我軍力戰克之 劉銘傳破賊阜陽沈邱等處先是銘傳遣劉
盛藻唐殿魁率步隊張景春劉盛瑞率新練馬勇由周家口馳
赴潁州十一日行抵沈邱與豫軍蔣希夷皖軍康錦文會同進
剿十二日進逼四張寨賊覩我營未定集馬步萬餘人乘機猛

撲唐殿魁擊其左劉盛藻擊其右酣戰逾時斃賊約二三百人
蔣希夷康錦文忽以兩軍從中路繼進張景春劉盛瑞率馬隊
抄其兩面賊大潰我軍追三十餘里至洪河南岸瓦店等處斬
獲無算又連破賊寨二十餘處賊遂狂竄向西南奔十四日折
回洪河之北洋埠兩日夜竄至項城之南頓集距周家口僅五
十里銘傳督軍由項城問道一日夜馳抵南頓飭各營及烏爾
圖那遜之馬隊三路並進賊勢披靡我軍疾追十餘里斃賊千
餘名生擒三百餘名奪獲馬百餘匹器械千餘件賊乘夜越周
家口徑渡沙河而北由西華竄入太康銘傳於十九日追至賊
奔睢河二十日追至睢州賊先時遁銘傳乃暫棄步軍獨督馬

隊行三十餘里從後追及賊四散狂奔拋棄輜重器械甚多敗
潰十餘里復聚馬賊數百迎敵張景春白圖善等擊退竄至考
城之保庶寨曹境之魏灣集盤踞定陶境內是役也周盛波一
軍馳至歸德邀截以賊未過宋境不及而反 公馳奏此次東
竄之匪係任柱爲主而賴汝光牛洛紅亦在其中圖入青石關
擄掠富饒之境臣查羣賊之中以任柱之騎爲最悍以賴汝光
之謀爲最詭如果二酋同來則賊勢已趨重東路而青石關通
登萊青三府尤爲山東膏腴之地不可不速籌援剿除飭潘鼎
新一軍扼守運河外頃又調張樹珊之步隊色爾固善之馬隊
率徐州全軍馳赴山東協剿又調臨淮六千人以四千接防徐

州以三千緡往山東調周盛波一軍移駐歸德以遏東賊回竄之路留劉銘傳一軍仍駐周家口以扼陳汝最要之區惜無大枝馬隊可以縱橫追逐僅就現有兵力東顧齊省西顧豫省中間兼顧徐州臨淮兩處期於首尾相應此臣近日調度諸軍布置各路之情形也臣處所接舊管之馬隊不滿二千其餘新調之察哈爾馬兵新募之兩淮馬勇其數無多其技尤劣不敢驅之向敵久未辦成游擊之師自問尙無破寇之術日夜焦思彌深愧悚

皇上因時制宜想必有權衡於至當者伏乞續示

宸謨俯鑒愚忱之不敢欺勛以棉力之所能及微臣幸甚 張

總患率衆圍新野弗克退竄南陽張耀等擊走之 蔣希夷康
錦文等攻拔張家寨牛洛紅自對河侯信寨內竄出我軍迎擊
乘勝追至瓦店橋賊忽分股一竄阜陽三河尖一竄新蔡汝陽
邊馬至西華鄧城等處 九月初十日

上諭任賴各逆結黨東趨得潘鼎新一軍迎頭截擊曾國藩又
派張樹珊等馳往協剿自可無虞北竄惟張總愚一股尙在南
陽一帶現經官文派姜玉順會合豫軍攻剿該逆竄蹙不西趨
秦境必北擾晉疆陝豫毗連處甚多山西雖有黃河之隔而霜
降水落搶渡甚易該營素稱完富且爲畿輔屏蔽稍有疏失關
係匪輕曾國藩現在徐州調度正當喫緊若復令分兵進駐豫

西邊境實有鞭長莫及之勢但河洛現無重兵豫省又無著名宿將可以調派該處居天下之中空虛可慮因思李鴻章謀勇素著且年力壯盛可以親歷行間著卽督帶楊鼎勳等馳赴河洛一帶扼要駐紮將豫西股匪迅圖撲滅兼顧山陝門戶俾西路張總愚等不致闖入保全完善一俟西路剿匪事竣卽行馳回兩江總督署任似此東西兩路通力合作會國藩旣無西顧之憂得以專駐東路則剿辦更易得手兩江總督卽著吳棠暫行署理 時賴汝光牛洛洪陳大禧任柱等馬步六七萬衆徧布荷澤曹定等處賊忽分兩支一竄徐州攻破銅山境內各寨一竄齊甯之長溝將趨運河而東惟張總愚一股尙在南陽人

敵較少公檄色爾固善張樹珊由濟甯迎戰潘鼎新由鉅野夾擊因疏稱目下賊勢東趨不特秦晉暫可無患卽宛洛患亦稍輕自當以全力專顧東路徐州一支恐竄沂州海州而擾及裏下河長溝一支恐竄濟南泰安而擾及東三府現飭潘鼎新張樹珊兩軍防勦東北沂海一路此外則劉銘傳留於周家口周盛波留於歸德府此六軍者皆淮勇最勁之兵所駐皆三省最要之地其防戍大江以南者僅有劉秉璋等三起分駐蘇松等處萬不能再行調出千里空虛

諭旨飭李鴻章視師河洛該處現無可辦之賊淮勇亦別無可調之師至臣所部楚軍飭酌留劉松山等剿捻外餘擬全數遣

撤臣今所倚以辦賊者全賴淮勇諸軍供其指揮李鴻章若果入洛亦豈肯撤臣布置已定之兵挾以西行坐視山東江蘇糜爛而不顧是李鴻章之無兵帶赴西路時爲之也勢爲之也臣屢接稟報閩軍黃少春等攻克鎮平江軍席寶田婁雲慶等迭獲大捷髮逆勢極窮蹙又有劉典康國器劉連捷周寬世各軍星羅碁布似閩粵餘孽不久卽可殲除

諭旨令鮑超赴河南實屬於粵無損於豫有益惟餉項由楚省解濟未知能否無缺臣擬商之李鴻章由江南協解數成則河南多一支勁旅湖北少一分供應俾

聖主可紓南顧之憂而微臣亦稍塞豫人之責

旨罷前議 初牛賴等股至長溝爲官軍所遏由荷澤竄定陶
又被民勇官軍截擊遂折而東南竄至豐沛碭山大股屯聚豐
縣之歡口蔓延於銅山湖圍一帶公檄張樹珊色爾固善回軍
進剿潘鼎新由單縣夾擊二十三日張樹珊等軍次魚豐交界
之谷亭賊乘我軍紮營未定以馬隊五六百來撲樹珊迎擊敗
之追奔十餘里二十八日公遣李昭慶張詩日烏爾圖那遜等
馳剿徐州北境二十九日至柳莊賊馬大隊南來我軍迎擊賊
且戰且走追及於張谷山烏爾圖那遜馬隊從旁抄擊黃金志
衝其中堅賊大敗潰追逐二十餘里陣斬二百餘名逼入湖中
淹斃者百數十人賊由劉家集西竄蕭縣色爾固善適自山東

回援與賊遇於郝家集擊殺數十名奪獲騎馬五十餘匹十月初二日賊復西竄豐縣潘鼎新與賊戰於陳家莊用洋槍炸礮轟斃悍賊千餘名賊向魚臺狂奔復與潘鼎新立遇適鼎新追至前後夾擊賊復敗潰向西路單縣而逸 公馳奏該逆狡詐多端飄忽異常從不肯與堂堂之陣約期鏖戰必伺官軍勢孤力弱之時出不意以困我此次徐濟各軍各有斬擒潘鼎新以孤軍當狂寇以步隊擊馬賊人人自危竟獲全功差足以寒賊膽惟該逆行走甚速乘虛蹈隙是其故技現值運河水涸難保賊不潛行偷渡潘鼎新一軍已全隊撤回濟甯防所臣飭張樹珊色爾固善暫駐豐縣如賊久駐曹屬該兩軍仍當齊赴山東如

果渡運內竄再調李昭慶率大支游擊之師赴東會剿以保完
善之區而遏狂奔之寇 鄂軍江長貴姜玉順連敗張總恩於
棗陽新野賊竄裕州賒旗店豫軍復截擊之折竄魯山縣嵩洛
戒嚴 初

朝廷因豫南軍情緊要改調鮑超由楚赴豫公亦有鮑超赴豫
於粵無損於豫有益之疏適楚督官文以上杭霆軍降衆太多
心志不一恐聞鮑超赴豫之信紛紛而來諸多窒礙遂奏請
飭鮑超仍赴江西聽閩浙總督左宗棠節制 十一日公疏稱
接奉

寄諭豫省馬隊太單現在直隸河防漸鬆副都統安住所帶馬

隊卽著劉長佑飭令赴豫交吳昌壽調遣查擒匪現竄曹單與直隸之東明長垣一帶處處毗連霜降以後黃河水淺歸槽礮船本屬無多轉瞬歲寒冰堅卽可鋪草墊土全河皆成坦途尤非礮船所能爲力臣方深以爲慮黃河北岸汎地太長目下祇可增兵斷難減戍臣所以注重東路者以山東北鄉畿輔天下之根本也南鄰江蘇臣軍銀米器械所自出楚勇淮勇之根本也賊匪所以注重東路者以山東運河以北平行富饒不似豫皖之難以覓食也若非數次痛剿而大創之該匪斷不能忘情於山東山東之事一日不鬆則直隸之防一日難弛應請

旨飭下直隸督臣劉長佑仍將副都統安住所帶馬隊調回駐

字並須酌添步兵使將領皆知冬春之防重於夏秋務保萬全
是爲至要至豫省馬隊太單臣宜置之不顧惟畿疆防務較重
不得不畧分緩急如該逆因此間五次敗挫不敢留戀山東則
必由曹單東竄河南俟其竄過開封陳州以西臣當一面具
奏一面咨商劉長佑吳昌壽或調安任馬隊仍赴河南臣亦當
添派大支游擊之師赴豫會剿奉

旨允行 張總愚由魯寶西竄圖犯嵩洛偵知西路有備折而
東張學醇馬德昭迎擊於禹州新鄭等處敗之賊奔長葛任柱
賴汶光合走虞城遂趨睢州將由舊黃河北岸繞趨汴梁與張
總愚合股時周盛波駐歸德探知卽日馳援行至甯陵之趙村

集聞睢城被圍甚急周盛波將鍋帳存留趙村整隊直逼城下時已二鼓賊撤開東面任柱等馬隊俱紮離城西南之十五里周盛波恐其天明逸去乘夜攻之分三路進賊不意官軍猝至紛紛潰退直追四十里至睢柘交界而止賊奔太康牛洛紅棄其坐馬衣服而逃僞天將唐矮攷坐馬中槍斃賊復由太康南竄行走甚速劉銘傳自周家口向東迎勦賊方圍扶溝卽令劉盛瑞張長發帶馬隊兩營爲前鋒自督馬隊一營步隊三營爲後應唐殿魁由北路劉盛藻由南路同時並進賊見我軍驟至向西遁走劉盛瑞等追之至城西里許忽遇賊馬步大隊萬餘人分三大枝將我軍包抄銘傳令結陣自固四面環擊斃賊甚

多我軍亦分三路開炸礮打入賊陣賊大駭狂奔追殺十餘里扶溝圍立解 三十日公奏稱此次擒逆東竄其初雖未受懲創厥後徐州小捷豐縣大勝俱是攔頭之師今甯陵扶溝之戰亦係攔頭要截該逆處處投觸網羅不能逞其馳騁之故智據生擒賊供甯陵之役僅有任賴牛李等酋一股扶溝之役則已與張總愚相合目下不敢東竄將謀走湖北現聚襄葉舞陽一帶臣已檄飭色爾固善張樹珊馬步兩軍移駐周家口騰出劉銘傳作爲游擊之師謹遵前次

諭旨不復拘泥十三府州之說卽南汝光許等郡隨賊所向跟蹤追剿俟營務處李昭慶所辦游擊之師鞍馬齊備卽令馳赴

河南與劉銘傳各帶馬步萬人同作兩處游兵倣倣格林沁之法與該匪縱橫追逐使之不得休息而濟甯徐州臨淮周家口四處之兵仍舊鎮駐不動以備賊匪流竄時迎頭截擊 是月以豫防稍鬆奏遣吉林黑龍江土默特馬隊回旗

朝旨屢諭鮑超由襄赴豫嗣因官文言鄂餉難支有飭赴江右之

命至是復垂詢公令與李鴻章商協蘇餉公疏稱鮑超威名久著爲賊所憚自金口軍叛以後該提督鑒於前車斷不敢輕收降卒若令少統數營赴豫勦擒餉項則不甚缺乏米糧則派員專管獎其多年之勦勞易以後日之忠順必於大局有裨惟進

兵之路須以襄陽爲老營乃能北控南汝西蔽鄖陝凡銀米軍械子藥等事均應由湖北糧臺坐支江南雖可協餉數成而不能隨時照料臣前已函商官文一俟接到覆信如可由官文主持一切俾該軍米糧有著臣卽當奏調鮑超會剿捻匪專辦西路十一月河南巡撫吳昌壽奏言賴牛任張各逆均係失巢窮寇鋌而走險凶燄方張分則東西牽掣備多而力單合則遠近蔓延賊多而我寡當其萬馬奔馳疾飛電掣雖至勇之夫當之色變故年餘以來祇有尾追而無迎擊尾追而遠則無救於生民焚掠之慘尾追而近則猛一迴蹙立見傷亡計無復之不得不結營以自衛結營未成而賊已不知何往此賊勢之難也

豫省西北雖多山險因生齒日繁山田日闢峭函險阨古人一夫當關之地皆已犁爲田疇耕牛婦子可以上下其他髮經樵路日久成蹊幾無人跡不通之處故山險不如水險豫省大川除黃河外至大莫如淮然自桐柏發源所過光羅新息諸境淺深寬狹不一有人馬可以覓渡者其他沙潁潞洧到處皆可超越此地勢之難也以防兵而言扼其入楚則申息宜防扼其入秦則浙內宜防慮其突潼關也則自鞏偃以至閿鄉之徑竇宜防恐其擾河朔也則自底柱以至銅瓦之隄岸宜防賊自曹單則蘭考宜防賊自蒙亳則鹿柘宜防賊自蕭碭則永夏宜防賊自阜太則沈項宜防他省皆有邊地而後有腹地豫省則無處

非邊無處非腹此邊防之難也於是有爲堅壁清野之說者當
寇至之時男女牲畜入寨糧石資財入寨然嚴冬之野可清而
夏秋之野不可清豫省自團練以來大縣堡塞二百餘所小縣
亦逾百所近年兵勇騷擾民間積怨已深仇殺官兵之案層見
疊出兵漸不敢肆虐於民而民反閉關絕市以困兵此堡塞之
難也軍務以購糧爲第一義會國藩濟甯周家口之軍每處必
先儲米萬石可謂籌畫萬全然二處濱臨淮運可以泛舟豫省
多平原曠野無水可漕則必隨地購糧或遇荒陬僻壤烽燹所
餘則求一升之米一束之芻必不可得此兵食之難也豫省歲
入之款不足二百萬計其出項中年常缺其半上忙以後藩庫

罄如而養兵多至二萬每月軍餉七萬計一兵每日所得雖糧石價平之時已不能求半飽臣稔知此弊常思厚其廩餼每月已多至十萬以外不得已而裁兵就餉裁兵之後餉未見其不缺而兵則愈單賊則愈熾民既失耕穫之利官豈有催科之術此籌餉之難也

國家建都燕京以河朔爲門戶而河朔之屏蔽尤在河南使賊往來徑熟致六府三州之地遂爲戎馬之場則黃河天險賊將與我共之上下千餘里安能處處設防日日申儆且兩湖雲貴諸省驛路之所經餉道之所出而可聽其梗塞乎賊之禍豫受之豫之禍天下受之此大局之難也臣以縣令不二十年間擢

至巡撫受

恩不爲不厚移撫豫疆已逾半載竟無補救負罪不爲不深惟求治以應得之罪

簡任賢能中州幸甚天下幸甚

上諭覽吳昌壽奏自保實在情形現在張總愚與賴牛等逆併聚豫省賊數益衆斷非一省兵力所能支會國藩本有節制三省之責自當統籌全局前往接應且江皖兵力較厚此時又無捻蹤竄擾所有原議四鎮兵勇自應移向西進步步進逼以期力遏狂氛該大臣亦當移營進紮就近日勦未可株守一隅致誤事機 賴汝光等自蕭楊折回益以湖團裹脅之衆約三四

萬人張總愚亦率二萬餘衆合股南趨前股由襄城葉縣擾及舞陽後股由臨潁奔至郟城西平遂平一帶游擊王應龍千總魏占奎防禦奇珍委驍騎校常清皆戰歿 蔣希夷敗賊於遂平上蔡等處 賴汶光竄魯山擾及汝甯張總愚竄唐縣鄆軍劉維楨設伏擊敗獲總愚弟張總志斬之 任柱陳大喜賴汶光牛洛紅合竄郭灘陳二老坎三老坎竄岡頭沙堰寨 二十七日公疏稱十一月初間捻匪由山東全數竄豫臣卽擬進駐周家口又因李昭慶一軍鞍馬未齊不克遽行赴豫業於上次奏明臣於秋間籌算除僧格林沁留遺馬隊汰存一千八百有奇外又有新調之察哈爾馬隊一千又有餘馬一千又有借用

鮑超所購之馬八百以爲必可敷用不料察哈爾馬匹倒斃已及三分之二存者亦瘦弱不堪不得已又復派員出口買馬屈指計之兩次買鞍者年底均可回徐兩次買馬者回營早遲難定臣擬派李昭慶於正月統帶萬人赴豫與劉銘傳分道進剿但就現有馬匹先行勦辦所恃步隊尙多足以輔騎兵之不足臣亦定於正月進駐周家口就近調度惟臣於東路終不放心擬令李昭慶由徐進赴河南臣則先赴濟甯兗州曹州一帶查看情形並查閱黃河礮船再由歸德陳州以抵周家口庶地勢之孰重孰輕留兵之宜多宜少臣胸中較有把握 十二月張總愚由濠口襲踞構林關鄂軍姜玉順會豫軍夾擊賊棄關奔

新野 賴汝光牛洛洪竄光州官渡白鴨江築壘盤踞分股擾
商城固始遂犯信陽州黃孝大震 初二日成大吉軍譁於宋
埠時擒匪叛勇全萃湖北公奏稱成大吉楚軍之變聞游匪唐
姓主謀以索餉爲名燒營謀變該統領親出彈壓三日僅得破
圍而出其部下弁勇多已從亂勾通擒匪遍擾黃安黃岡黃陂
孝感等縣張總愚新野一股亦已竄至樊城游匪蠶起裹脅口
衆官文函請臣派兵由麻城黃安援鄂臣一面商之兵部右侍
郎彭玉麟令總兵喻俊明帶師船駛赴武漢一面調直隸提督
劉銘傳自周家口馳赴光固麻城徑援黃州矣

上諭曾國藩奏擒萃湖北又有叛勇之變已派劉銘傳馳赴光

固赴援黃州等語著官文於劉銘傳到後責令成大吉就現有
兵力會合痛勦成大吉如再不奮勉卽嚴參治罪 時奉天勦
辦馬匪尙書文祥奏請調土默特馬隊助勦公因遣烏爾圖那
遜等率所部赴關東歸文祥調遣

求闕齋弟子記卷十二

東湖王定安撰

勦捻中

同治五年正月

詔翰林院侍講學士劉秉璋襄辦曾國藩軍務從公請也張
總愚竄裕州遂犯樊城江長貴等擊卻之賊竄新野賴汝光
牛老洪陷黃陂縣時左宗棠攻克嘉應州粵賊全股蕩平
朝旨仍令鮑超率所部迅赴楚豫間聽候調遣梁宏勝率安
民各營擊牛洛洪賴汝光於黃岡衛埠援賊大至死之十五
日李昭慶自徐州拔營二十五日次歸德二十六日

詔會國荃調補湖北巡撫

諭曰會國荃素嫻軍務朝廷爲地擇人正資倚任該撫速赴新任力圖報稱舊部中得力將弁兵勇酌量帶往湖北以資調遣

二十八日劉銘傳克黃陂縣初銘傳自周家口行次羅山大雪弗能進比抵河口聞賊猶踞黃陂城卽由長仙嶺進取二十七日抵王家河距縣城二十五里提督唐殿魁營下石港賴汝光出馬步賊數千來撲殿魁率張景春田履安分頭迎勦賊退入城次日五鼓銘傳令劉盛藻攻城之東殿魁攻城之西自督黃桂蘭及洋將畢乃爾等抵城根賊見大兵逼近出馬步賊萬餘分數路來撲銘傳飭殿魁等分兩支攻賊步隊劉盛藻等分

三支攻賊馬隊黃桂蘭等繞攻賊後甫交數合賊卽敗退入城
我軍乘勝攻城王德成首先登城丁汝昌田履安等繼之賊盡
由東南門奔出我軍追擊至二十里之茆屋店賊悉向新洲而
遁是役也陣斬二百餘名生擒七十餘人奪獲騾馬三百餘匹
救出難民男婦萬餘人 公疏稱銘字全軍上年終歲奔馳夏
間長溝一戰退山東之賊石弓山一戰解雒河之圍秋冬阜陽
之捷扶溝之捷均未開單請獎此次賊犯湖北該提督自請援
鄂甫經到防立克堅城實足寒賊膽而慰民心自應酌加獎勵
以昭激勸奉

旨如議予獎 二月初八日公奏湖團案結定於本月初九日

由兗濟歸陳繞赴周家口並飭劉松山張詩日續赴湖北助勦
漢黃一帶頃聞張總愚股匪在西平遂平一帶意欲竄入山東
因改飭劉松山等仍駐徐州湖團等處俟東路無警再行西征
赴鄂 初九日公發徐州 十九日至濟甯駐營 初張總愚
自新野唐縣北竄舞陽鄆城禹州新鄭等處規渡黃河副將崔
廷柱率砲船擊退宋慶等追及於中牟朱仙鎮賊遂東竄陳留
蘭儀擾及東省之曹州蔓延於荷澤定陶鉅野鄆城之間攻破
鉅野之太平寨踞之擄人掠糧將渡運河而東公遣潘鼎新以
四營守濟甯率八營赴嘉祥進勦 二十六日東軍楊飛熊擊
賊於安興寨二十八日東軍王心安擊賊於龍堽集皆敗績飛

熊心安受傷 二十九日潘鼎新至太平寨 三月初二日潘鼎新進攻太平寨賊悉衆北竄梁山賊酋桂錫珍規渡運河公檄楊鼎勳由徐州赴曲阜護衛

孔林兼防渡運之路 任桂賴汶光自黃陂竄光息正陽一帶遂至頂城沈邱二月十八日逼近槐店張樹珊冒雨出隊賊聞官軍驟至折而南趨一日夜竄至江口集距槐店已二百餘里劉銘傳緊躡賊後將抵太和周盛波聞賊欲回踞蒙亳老巢遂由歸德馳赴亳州冀與銘軍會合夾擊 公初議四鎮外另設游兵數支冀與賊縱橫追逐經營半載甫成劉銘傳李昭慶兩軍以山西逼楚豫東趨海岱相去動二千里馬步以數萬計官

兵步多騎少每失之不及因檄催鮑超劉松山劉秉璋來營以備游擊之用 初五日公疏陳鮑超一軍酌留一萬二千人每月給銀七萬兩另募馬隊三千二百人每月給銀三萬兩又柴草之費添換馬匹之費兩隊軍火之費僱買車兩駱駝以資陸運之費每月給銀一萬四千兩通計月支銀十一萬數千兩該軍有功於江西甚鉅請

旨飭下江西月解七萬兩湖北月解二萬兩江蘇月解二萬五千兩以濟該軍之用江蘇供應湘軍淮軍七萬餘人爲欸極鉅茲又協濟鮑超軍餉入不敷出江西協黔協豫物力已竭該兩省除前議甘餉照舊按解外似不宜再添協甘之欸奉

旨如議 李昭慶敗賊於蕭廳寨賊竄鄆濮潘鼎新追擊敗之
初張總愚之竄踞鉅野也潘鼎新敗之於蕭廳寨李昭慶軍抵
嘉祥探知賊勢急欲渡運卽留數營扼紮長溝而自挈八成行
隊進勦未至蕭廳寨三里許賊卽出隊來迎昭慶分兩路夾擊
直逼寨中賊勢不支亟奪門而走昭慶令各隊排列寨前不許
入寨賊果整隊回撲我軍奮勇搏戰時大風揚沙不辨天日賊
圍愈急昭慶加派數營救應又派溫德勒克西等馬隊迎擊各
營鎗礮齊發賊始退踞黑虎廟數日逐漸西趨將回竄豫境公
以沿河水套一帶地勢沮洳曠各軍穩慎前進潘鼎新率隊跟
追行至鄆濮交界之紅川口適遇大股折回北竄潘鼎新率五

成隊爲方陣以禦之賊以馬隊猛撲步隊繼進我軍各施鎗炮乘勢壓逼至正西四五里各營鑒於賊馬回撲不能猛追當卽回截其尾擒獲無算公慮潘鼎新孤軍深入前後受敵調回靳口兼顧運河北路令李昭慶各營分屯長溝趙村兼顧運河南路檄劉松山由湖團拔營赴濟甯楊鼎勳一軍已抵單縣公令改赴韓莊八閘一帶以防運河下路 十六日公與李鴻章書曰幼泉琴軒疊獲勝仗殊爲可喜來示欲令琴軍作游擊之師幼軍作防濟之師目下風波危險不能遽改以私事而論君家昆仲開府中外環目相視必須有一人常在前敵擔驚受苦乃足以稍服遠近之心而幼泉之才力器局亦宜使之發憤自強

苦掙立功不必藉諸兄之門廕以成名以公事而論目下淮湘
諸軍勦捻頗似秀才考經策兩場之時視之無關得失潦草塞
責若非僕與閣下提振精神認真督率則賊匪之氣日進日長
官軍之氣日退日消若淮勇不能平此賊則天下更有何軍可
制此賊大局豈復堪問吾二人視勦捻一事須如李家會家之
私事一般舍沅弟抵鄂任後已議定駐紮襄陽出境勦賊若六
七月毫無起色國藩當奏請閣下北征勦捻蓋鄙人不能上馬
督戰閣下能匹馬當先不過督率一二次而士氣振興百倍矣
劉銘傳敗賊於潁州賊竄周家口張樹珊邀擊敗之初任賴
牛桂等逆之由湖北竄皖也徘徊於淮潁兩河之間劉銘傳繫

躡其後二月二十六日師抵潁州與英翰商進剿之策皖軍由大橋集進銘軍由潁州西南進二十七日抵小田市二十八日大雨如注銘傳乘賊無備分路進擊甫出隊賊哨馬見之立即棄館奔逃我軍追之數里因雨大而止賴汝光忽率賊數千回撲張景春以馬軍奮擊之賊盡棄輜重過谷河而遁擒賊目金天福馬太山二名官軍暫駐楊家圩銘傳度賊必西竄自率張景春馬隊前追而令劉盛藻唐殿魁保輜重徐行二十九日抵白果園猝遇賊馬千餘來迎我軍兩旁包擊賊即回奔而西南突出馬步二萬餘分路來撲銘傳亟令黃桂蘭張士元接應賊見我兵少拚死拒戰騎步五營包在中心而以另股直撲親兵

洋礮等營銘傳令畢乃邇等連開炸炮賊陣始亂是時劉盛藻由西抄擊賊乃棄黃桂蘭之圍併股迎之唐殿魁保成等由東繞擊而出各軍奮力齊進賊乃大奔皖軍張得勝程文炳適從南路追來兩面夾擊追殺二十餘里賊屍山積叅將胡鳳喈陣亡賊自大挫後一日夜馳至槐店張樹珊在周家口偵賊北趨三月初三日五鼓前進至苑寨見賊馬紛紛渡河乘其不備拏擊之賊截爲兩段樹珊分三路進搗賊亦分左右翼包抄我師我軍用炸礮轟擊賊馬紛紛倒斃始亂自辰至未約殺千餘人賊之前股向周家口奔竄者乘我軍遠出忽從間道回撲張樹屏出隊迎擊樹珊亦率師回顧首尾夾擊賊無所遁於周家口

下流言死爭渡我軍窮追至暮始返擒僞天將徐目先僞福裕等賊目五十七名散賊百餘名拿獲騾馬百餘匹僞天將印一方僞官照數十紙我軍亦畧有傷亡 公奏言擒匪奔突六省久成流寇之形雖人衆不及髮逆而馬隊則數倍過之其凶很之性狡詐之謀亦不亞於髮逆而中外論者每輕視此賊謂不足平明季流寇初亦或聚或散時盛時衰遂至不可收拾殷鑒不遠能無惴惴臣愚以爲欲求衆心之儆懼先戒奏報之虛浮所奏果實則一軍之是非悉公

朝廷之賞罰亦當所奏若虛則勞苦多功者從而寒心巧僞僨事者反以得志近日各路奏報頗多粉飾實不足以彰公道凡

疆臣奏事皆據各將領原稟入告本不能免於虛飾但須略加考察稍爲刪改俾黑白不甚顛倒庶中材知所勸懲伏乞

皇上不咎既往儆示將來於各省奏報俯賜

鑒察殷勤訓誡大局幸甚自臣接辦此賊意謂且戰且守或可漸有頭緒及此次入齊與張總愚相遇本月三次接仗兩次挫衄張逆人數較少卽已驍悍若此況益以任賴之衆尤覺難操勝算總緣賊馬逾萬數倍我兵平原曠野步不敵騎臣屢思多練馬隊不特湘淮各勇騎射非其所長且臣所派兩起買馬之員均稟稱去冬大雪口外馬瘦且少不敷購辦臣處欲添千餘騎而不可得鮑超欲買三千餘匹未知成軍更在何日臣受

命勦擒已滿十月制寇之方尙無把握終夜以思且憂且愧臣
既將各軍痛加儆戒尤願我

皇上弗輕視此賊常以流寇難治爲慮博儲將才以求爲可繼
稽核奏報以戒其勿欺庶憑

聖主朝乾夕惕之懷終救中原火熱水深之阨 劉銘傳周盛
波合擊賊於鉅野連敗之初公檄潘鼎新由梁山拔赴靳口巡
運河西岸而行賊見運河東岸東軍防守嚴密西岸又有梭巡
兵萬難飛越始輟渡運之謀屯聚於鄆鉅之間二十二日銘傳
由鉅野西北行十餘里遇牛洛洪前股盛波由鉅野正北行十
餘里亦與賊遇賊不肯戀戰向西南狂奔二十三日銘傳逾韓

氏橋十里賊以馬步大隊來拒藏步隊於林中未交鋒遽返奔
銘傳知其詐不令追逐賊仍結隊南行銘傳與賊並驅旌旗相
望行至烏官屯賊驅老弱西走張總愚自率悍黨排紮不行銘
傳令各營輜重盡留烏官屯派劉盛藻張景春唐殿魁等分路
迎戰保成畢乃爾等用洋鎗炸炮轟擊黃桂蘭劉朝幹張景春
吉爾洪額六十七等乘勢抄擊賊大潰銘傳飭諸軍分頭抄勦
張總愚牛老紅亦分股迎撲進抵龍垌集畢乃爾李錫增各放
炸炮牛烙洪怯不敢前張總愚以馬賊抄我馬隊之後以步賊
拚死撲我步隊我軍與之角逐未分勝負唐殿魁督軍一呼如
牆而進殺賊五六百人劉盛藻奮勇堵擊張景春保成等縱馬

直入賊陣所向披靡張逆馬步俱敗銘傳令黃桂蘭衝擊牛逆之隊賊卽回奔斬馘百餘人餘皆向西潰去周盛波自鉅野接戰後偵知張牛等逆欲由歸德回蒙亳遂以輕騎追及於城武城西二里許賊大股蜂擁而至見官軍人數少猛力攻撲我軍屹立不動鎗炮環擊鏖戰逾時馬軍橫截而出周行發手刃逆目張大發賊立潰捷聞奉

旨獎叙有差 四月張總愚牛洛洪竄虞城復由豐縣折回單縣初三日劉銘傳追賊至黃岡集公檄李昭慶由金鄉赴單縣會銘軍合勦令潘鼎新留防濟甯長溝劉松山回駐湖團 任柱竄睢甯之雙溝賊馬擾及皂河洋河一帶宿遷戒嚴劉秉璋

由濟甯馳回宿遷迎勦 周盛波追賊至亳州 公疏稱徐州
居四鎮適中之地擬調劉秉璋移紮該郡仍作一路游擊之師
臣以東北則畿輔爲天下之根本東南則江蘇爲臣軍之根本
屢經奏明注重東路旣以東路爲重不得不藉運河衣帶之水
以爲流寇阻截之界惟河淺且窄汎長千有餘里防不勝防臣
擬會同閻敬銘等大加修浚增堤置柵能否確有把握俟查勘
後續行具奏 初七日公偕山東巡撫閻敬銘巡查運河泊舟
分水龍王廟 初九日泊舟申口直隸總督劉長佑來會 十
一日渡黃河至張秋鎮 十三日宿東平州 十五日次泰安
府 十六日登岱嶽 十九日回濟甯軍次 疏稱長溝以北

至開河一段向恃有南旺湖水茲查湖水全涸已由閩敬銘添撥防兵開河以北至靳口一帶水勢較淺牆壘較低自靳口至安山戴廟水勢甚深差爲可恃自戴廟至沈家口十八里夏秋黃河灌運水極深廣冬春沙淤河乾殊難守禦現經閩敬銘督同文武將領尅期興工無論河深河淺均增高牆深濠以輔之其沙地及民圩不能掘壕者酌立木柵以補之自濟甯以下微山湖長一百八十里無須設防自湖以南運河淺深不等議定八閘暨宿遷等處由劉秉璋派兵防守審灣暨成子河等處由吳棠派兵防守總期力扼此河不使該逆流竄以保齊蘇膏腴之地 劉松山李昭慶擊賊於徐州曹州等處連敗之先是張

總愚牛洛洪於初七日撲近湖團經劉松山擊退嗣於二十
五日疊圍曹縣城劉松山由豐縣追至李昭慶亦由城武追至
立解城圍十六日昭慶帶淮軍爲右路松山帶湘軍爲左路約
相距四五里昭慶督軍前進甫數里賊卽分道來撲昭慶登高
瞭望見賊馬六七百匹步賊千餘人圍撲我軍後路遂傳知各
營嚴備以待松山令總兵李榮貴分三路擊賊而自率親兵督
戰半時之久斃賊馬頗多賊知衝陣不動遂從兩路包抄而以
步隊合力猛撲各營奮勇鏖戰賊勢不支張牛等逆遂由曹南
奔潰適劉銘傳一軍由碭山而來復遇於王閭集大敗之時
賴汝光任柱李允等盤踞泗州靈壁將割麥以療飢公飭王永

勝渡淮就勦調劉士奇紮宿遷而移劉秉璋楊鼎勦兩軍作游擊之師專辦靈泗睢宿及蘇皖交界各州縣又令周盛波由宿州進勦其臨淮一鎮則有編修張錫鏞陸營會同水師防守杜賊渡淮之路 公疏稱此次捻黨由山東回竄分爲南北兩大股久踞曹徐淮泗徘徊不去一則各屬二麥既熟乘勢搶割以圖一飽一則牽制我軍冀乘不備襲渡運河竄入齊蘇完善之區實屬狡譎異常計臣軍之勦辦北路者則有劉銘傳李昭慶劉松山等三支勦辦南路者則有周盛波一支而劉秉璋王永勝亦已改爲游兵或可一收夾擊之效惟劉銘傳一軍自去年臘月以來援鄂援皖援豫援齊馳驅四省將士疲勞已極臣已

飭令該軍移赴濟甯休息一二月騰出潘鼎新一軍代爲游擊之師如此更番遞戰庶軍士不致過勞亦可保其常新之氣於勦捻似有神益 二十五日張總愚牛烙洪甯豐縣二十六日竄沛縣二十七日犯徐州總兵董鳳高李祥和擊走之 二十八日張總愚等竄宿遷洋河集 三十日劉秉璋敗賊洋河集追至倉家集陣斬百餘名賊合併西奔 五月初三日劉松山劉銘傳敗賊於徐州初松山由徐州追賊遇張總愚等於王家林敗之初四五日張總愚攻撲皂河及利運關馬家渡又由利國驛回竄銅山初八日松山追至銅山之魏家莊林與賊遇松山令分三路迎擊將賊截爲兩段賊大敗一向西北荆山橋而

去一向西南楊家集而去斃賊數百名生擒十餘名賊竄徐州
是時劉銘傳方謁公於濟甯營次其部將唐殿魁劉盛藻分帶
銘軍初八日令董鳳高率隊先行抵趙莊偵知賊前隊盡在荆
山橋河左右張景春保成以馬隊渡河接戰黃桂蘭劉朝幹以
步隊三營渡河接應李錫增畢乃爾兩營隔河施放炸礮鏖戰
逾時馬賊敗入河中上爲步隊兜擊下阻荆山橋被我軍擒斬
甚衆奪賊馬二百餘匹賊敗過河東我軍追之十餘里而還
任柱賴汝光竄宿州遂竄鳳臺平阿山皖軍張得勝追擊之
張總愚牛烙洪竄虞城 任柱賴汝光竄懷遠又渡渦河而南
踞下蔡 張總愚由虞城西竄睢州二十一日圍陳州二十二

日竄周家口北寨牛洛洪亦由苑寨偷渡河南與張總愚合股時潘鼎新劉松山張詩日三軍尾追數百里張樹珊亦自周家口分隊雕勦賊渡沙河而逸二十三日王永勝至懷遠二十五日劉秉璋至蒙城周盛波亦至馬家寨回援任賴等賊聞援帥四集遂由潁州留陵口偷渡沙河適遇盛波軍遂折向西北竄逸繞至烏江河上游欲抄擊我軍後路周盛波麾軍齊進賊西竄太和境六月公疏稱捻匪各股回竄豫皖兩省中原平曠之地四通八達若不擇地設防此勦彼竄終不能大加懲創上年劉銘傳帶兵入豫卽創扼守沙河之議臣以彼時兵力未齊未遽允行今張牛等逆旣渡沙河以南任賴等逆亦將渡沙

渡淮並趨南路本年防守運河粗有成效應卽仿照於沙河設防俾賊騎稍有遮欄庶軍事漸有歸宿惟查沙河上流直至邳縣汝州地段太長幾無止境臣博詢衆議擬自周家口以下至槐店止扼守沙河自周家口以上至朱仙鎮止扼守賈魯河由臣派守設防自朱仙鎮以北四十里至汴梁省城以北三十里至黃河南岸無河可扼挖壕守之由李鶴年派兵設防自槐店至正陽關仍守沙河由喬松年派兵設防自正陽關以下卽係淮河由臣派水師與皖軍會防各分汛地層層布置或可漸逼漸緊還捻於西南山多田多之處官軍較易爲力現已檄劉銘傳自徐州拔赴沙河與潘鼎新張樹珊等熟商防守之策並咨

商安徽河南兩撫臣調兵分防皆憑人力以堅守不以地險爲可恃至羣賊南竄不出南汝光固黃州六安等處則鮑超所統之霆軍劉秉璋楊鼎勳王永勝所統之淮軍劉松山張詩日所統之湘軍分路游擊足敷勦辦臣擬於十五日拔營東下閱看宿遷桃源一帶堤牆卽由運入淮沂流而上逕赴周家口沿途察看賊情地勢續行奏報 又奏臣處馬隊不敵賊騎戰事旣無把握不能不兼籌守事防河之舉辦成則有大利不成亦無大害劉銘傳首畫此策卽令其與潘鼎新張樹珊會防力任其難扼守朱仙鎮以下四百餘里其自朱仙鎮以上必須專資河南兵力撫臣李鶴年現已移駐許州豫兵已赴西路追勦臣趕

辦河防咨商李鶴年請其暫駐省城調回各軍先圖近守不必
遠勦又言臣於軍事辦未就緒者向不輕於具奏因臣主聚兵
防河之說恐使李鶴年蒙頓兵不進之譏不得不預先奏明設
兩河防務不能辦成或有損於大局臣願獨當其咎

旨報可 十五日公舟發濟甯巡視運河時山東大水南陽微
山等湖與運河連成巨浸居人廬舍半沒水中官軍所修隄牆
積雨坍塌其存者隨地勢高低或數尺或數寸亦皆有決口可
通舟官軍旣阻於水賊亦輟渡運之謀皆西奔 二十五日公
泊宿遷憩於極樂寺 潘鼎新收賊於太康初任柱顛汝光竄
張市朱仙鎮值河水驟漲不能西渡折而東竄至太康杞縣境

內適潘鼎新行次西華令軍士鳧水而進二十二日達太康偵賊在崔橋五岔口底閣一帶二十五日逕趨崔橋賊望風退走二十六日鼎新令軍士裹糧疾進至石頭岡有馬賊數百迎頭而來我軍爭先奮擊獲馬三十餘匹追至油坊岡之大林賊幟密布鼎新知其有伏分三路迎敵另以一軍誘敵賊出林搏戰我軍三路齊進賊不支奪其林後大寨斃賊四五百名羣賊蟻聚數里外俟鼎新追至步賊從中路出馬賊分左右抄我軍鼎新麾軍奮擊如牆而進賊不得逞遂奔渡賈魯河而西 公旣定防守沙河賈魯河之策值賊竄睢杞未果行是時任賴張牛四逆均西竄頗有合併之勢乃檄劉銘傳潘鼎新張樹珊興築

沙賈河牆增周盛波一軍分段盡守而約豫軍分防朱仙鎮及黃河南岸因疏言劉銘傳等業已興工修浚紳民亦願効力防河之議或可辦成惟上下七百餘里地段太長未敢謂防務旣成百無一失然臣必始終堅持此議不因艱難而自畫不因浮言而中更以求有裨時局自古辦流寇本無善策惟有防之使不得流猶是得寸則寸之道現在除防兵外尙有鮑超劉秉璋楊鼎勳劉松山張詩日等五支游兵俟防河辦成則令防河者與游擊者彼防此戰更番互換庶足以保常新之氣 劉松山張詩日李祥和朱式雲擊賊於西華上蔡等處四戰皆捷初張總愚渡沙河而西竄擾西平上蔡一帶劉松山張詩日行至西

華之萬金寨猝遇賊馬百餘首先衝突我軍甫開鎗炮賊卽卻
退松山等知有伏令各軍嚴陣以待行未三里賊大股腐至松
山等麾軍力戰斃賊數百名追殺十餘里遂抵上蔡之雙廟雙
廟者賊新踞之巢也守巢悍賊齊出接應兵勇混戰一時日暮
收隊我軍築壘於永平寨是時各營輜重尙在歸村相距三十
餘里松山等聞賊將求援於牛烙洪道必經歸村遂調輜重移
至永平寨賊以千騎劫掠祥和督隊護送賊不敢追二十日詩
日祥和式雲攻左路松山攻右路賊以大股結團十餘處前來
迎敵詩日等力戰斃賊尸骸枕籍追至洪河岸賊紛紛落水其
右路之賊經松山追至雙廟之後賊忽回頭衝擊以馬賊千餘

抄我陣後松山揮令易致麟從陣中橫出截馬賊爲兩段唐光輝以鎗炮連環轟擊馬賊向高粱林遁去步賊涉水狂奔松山飭諸軍分途追殺呼聲震地賊自相踐踏有鳧水淹死者有陷入泥淖甘受及而不拒者是役也蕞篋三千人淹斃無算解散脅從千餘人張總愚屢次受創折而西趨松山等追至歸村召陵復斬二千餘人騾馬器械拋棄泥塗者無算捷聞奉

旨獎叙有差 七月初六日公發宿遷 初七日漕運總督吳

棠來會時淮流甚漲運河隄決於高郵之清水潭二閘等處興化東臺鹽城皆被災 初八日入淮河 初十日渡洪澤湖泊盱眙 十四日泊五河縣 十五日次王家圩遇大風公舟幾

覆委員軍士有溺死者 十六日至臨淮駐營自公督師北征
淮軍皆隸部下劉銘傳馳驅轉戰尤形勞憊李鴻章緘述銘軍
苦狀請予休息公以大義相勗貽書規勸畧云省三自元年夏
赴滬今僅四年有奇三年冬曾回籍小住數月亦不爲甚勞甚
久凡教人當引其所長策其所短如省三之所長在果而挾其
所短在欠淳蓄琴軒之所長在堅而愼其所短在欠宏達國藩
責令省三主持防守沙河一事而教之以堅忍正所以勉其德
量進之於淳蓄也今若聽其告假回籍則沙河必辦不成在大
局無轉機在省三無恆德矣目下淮勇各軍旣歸敝處統轄閑
下當一切付之不管則號令一而驅使較靈以後鄙人於淮軍

除遣撤營頭必先商左右外其餘或進或止或分或合或保或參或添募或休息假歸皆敝處徑自主持自問衰年氣弱但恐失之過寬斷無失之過嚴常存爲父爲師之心腸或責之或激之無非望子弟成一令名作一好人耳昔麻衣道者論易云學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腳跟下盤旋前此湘軍如羅羅山王璞山李希庵楊厚庵輩皆思自立門戶不肯寄人籬下不願在鄙人及胡路等腳下盤旋淮軍如劉潘等氣非不盛而無自闢乾坤之志多在台從腳跟下盤旋豈閣下善於制馭不令人有出藍勝藍者耶抑諸公本無遠志激之而不起耶淮勇自成軍後多遇順境未經大挫未殉奇節不困阨則不能激

無詆毀則不自憤願聞下憤之激之勞之教之俾諸統將磨折
稍多成就更大而鄙人藉以少靖捻氛免於咎責受惠多矣
公病暑甚劇十餘日始瘳 劉松山會宋慶擊賴牛等賊於南
陽新野連敗之初賊圍宋慶於刁河劉松山拔隊馳援二十一
日次灤灘與宋慶相見是 賊方攻南陽尹家寨宋慶趨左路
張詩曰趨右路劉松山趨中路行三里許遇賊大至我軍三路
迎敵戰未半時賊退入尹家寨松山揮衆猛攻下之追至桑莊
寨奪回賊踞村莊四十五處斬敵千人賊奔侯橋寨二十二日
松山等仍分三路追至新野上仙岡賊以全力來抗直犯中路
之右彭秀清羅朝雲抵住遂犯中路之左朱式雲率星豫三營

求闕齋弟子記

卷十二

七

施放噴筒步賊稍卻馬賊又從星右營後盤旋而入我軍短兵相接血戰半時賊之矛桿摧折者徒手爭先裹創而前星左營幾不能支朱式雲持刀躍馬往來督陣賊勢漸靡劉松山宋慶張詩日率隊猛擊呼聲雷動立斃悼賊六七百名生擒及解散者不下三千名奪獲騾馬二百餘匹我軍陣亡者都司鄒明立一名兵勇十八名受傷者二百四十九名賊由南召魯山竄汝州馬德昭復擊走之遂向邾縣禹州鑽山而逸 湖北巡撫曾國荃赴德安督師時任賴等股盤踞葉縣舞陽國荃檄鮑超由葉陽趨浙川內鄉以防西路郭松林從桐柏唐縣橫截而出以防東路並遣劉維楨等向新野爲霆軍聲援賊遂折而北竄

上諭張牛等肝有向浙川內鄉之意而荆紫關潼關爲入陝通
衢賊若被擊西竄殊慮處處空虛會國荃令鮑超等分路防剿
調度甚合機宜鮑超一軍已抵棗陽卽著會國荃傳諭該提督
視賊所向迎頭勦擊毋令賊騎入陝 李鶴年擊賊目桂錫珍
降之 二十八日公力疾登舟發臨淮泊懷遠縣 三十日泊
蒙城縣 由蒙城赴周家口道應出潁州公以亳州雉河集皆
捻巢改道渦河西行衆謂伏莽堪虞大帥不宜蹈險卽欲觀捻
巢宜厚護衛兵互相諫阻公不從令章合才率五百人由陸路
先導仍減侍從輕舸拆渦河而上 八月初二日泊雉河集

初四日抵亳州 初六日自亳州陸行 初八日次陳州 初

九日至周家口駐營 十二日上疏乞假奉

旨賞假一月在營調理 自捻逆擾亂以來據蒙亳村堡爲老
巢居則爲民出則爲捻若商賈之遠行時出時歸其回窺也皆
有莠民勾引公前歲定查圩之法檄知府桂中行朱名璟赴蒙
城同知李炳濤知縣薛元炳赴亳州知州張雲吉游擊吳靖基
赴宿州直隸州尹沛霖游擊翁開甲赴阜陽會同地方官選擇
紳耆挨戶搜查拿獲積匪由各員訊明正法計蒙城擒獲積捻
五十九名亳州擒獲積捻四十六名阜陽擒獲積捻五名悉誅
之厥後任賴由泗宿入懷遠牛烙洪由永城入亳州皆欲回巢
糾黨裝旗各圩寨閉門與賊絕賊徘徊懷遠幾及一月卒不得

逞從此賊遂四出不歸以迄於滅蓋查圩之消患於未形者其功鉅矣公疏稱查圩各員著有成效請附案保獎奉

旨報可 十六日張牛任賴四股由中牟尉氏合犯汴梁堤牆

越而東竄初張總愚牛烙洪等與任在賴汝光合股竄至許州又竄禹州時劉銘傳潘鼎新修築賈魯河堤牆已成李鶴年飭豫軍六營於朱仙鎮運北開濠浮沙壅塞急難竣工銘傳率淮軍助之賊聞長城將成偵知汴梁附近未訖功乘間悉衆東趨是夜二鼓賊潮湧而至直撲堤牆撫標三營皆衝破銘傳遣烏爾圖那遜率馬隊東追唐殿魁由北截勦烏爾圖那遜追至杞縣遇賊接戰頗有擒獲唐殿魁至汴城南遇牛烙洪後股攔腰

猛擊截回馬步千餘人向南逃逸公聞山東大警檄劉銘傳潘
鼎新趙虞城單縣一路劉秉璋楊鼎勳由徐州韓莊赴山東追
勦張樹珊由徐州衛護孔林因疏稱河防陸路七百餘里水
路九百餘里地段太長自張市朱仙鎮直至黃河浮沙壅塞卽
使竭數月之力認真修防猶未敢謂百無一失臣前疏早慮及
之今一處疎失功敗垂成半由於人力未周半由於賊勢過重
聞信之餘實深焦憤現飭諸軍分赴山東與羣賊縱橫追逐至
運河防務自夏水盛漲堤牆坍塌七八月間又經加工修築比
春間更爲堅固差覺可恃但此次賊衆四股合一誓欲渡運東
竄深秋水落能否堵禦尙未敢必且黃河防務同時吃緊請

飭直隸山東派礮船梭巡屏蔽畿輔務保萬全 又密疏此次
擒匪全股從豫軍所分汛地竄出遠近震動恐不免歸咎於撫
臣李鶴年惟主防主勦意見難於遽同言是言非外議未必允
當該撫亦大有可諒者河南文官之議均謂賊衰宜於速勦不
必爲防河之謀賊勢急欲西趨不至有東竄之患幾於衆口一
辭李鶴年惑於衆論並非有意執拘與臣立異迨聞淮軍皖軍
河防次第畢工乃續調馬德昭回防汴北而爲時已遲矣倘李
鶴年自請議處或言路譏其放賊東竄額懇

聖恩暫予免議臣非敢要譽於同寮實見流寇極不易辦又目
覩四省水災饑民載道勢必紛紛從賊不特張牛等酋之擄脅

氣機深爲可憂惟賴督撫和衷彼此各自引咎互相原諒庶可挽回於萬一今湘軍之劉松山與豫軍之宋慶同心苦戰親若昆弟李鶴年重用宋慶臣因而獎勸之師克在和豫事必有起色若夫防守沙河賈魯河本係策之至拙者臣非不知之無奈馬隊遠不如賊自去秋以來派員七起出口買馬至今無一匹回營全軍並無良馬卽騫馬亦嫌太少專恃步隊追勦斷不能制流寇不得已乃出於防河之下策若賊再回竄仍當扼防沙賈兩河遏賊不得復東庶軍務漸有歸宿 時公猶病盜汗舌蹇之症精神困憊不能多閱文牘因疏請以李鴻章駐徐州當東路弟國荃駐南陽當西路公駐周家口當中路畧云嘉慶道

光年間黃河防汛之時兩江總督出駐清江半年或暫駐徐州數月至催趲漕船並有駐韓莊台莊之時總督出省本有成例擬請

飭令李鴻章攜帶兩江總督關防駐紮徐州專顧本轄之徐海淮泗各府並與山東撫臣商辦山東軍務現在調赴山東諸軍皆李鴻章所部之淮勇也惟將帥帶兵勦賊非督撫手有理財之權者軍餉必不應手湘淮各軍五六萬人食兩江之餉勦三省之賊年餘以來李鴻章籌畫餉項百計經營而淮勇去年僅發八關今年僅發至五月士卒已微有怨言李鴻章暫駐徐州俟東路軍情稍鬆仍當回駐金陵或駐清江竭力籌餉乃足以

固軍心而維大局至西路現雖稍鬆亦可不預爲籌備臣弟曾國荃駐紮德安業已出省惟歷年賊勢在豫時多在鄂時少捻匪若擾南汝光洛等屬不特鮑超可以馳勦卽曾國荃亦可越境馳勦擬請

飭湖北撫臣曾國荃過河南緊急時攜帶關防移駐南陽府與河南撫臣商辦軍務豫事稍鬆仍當回駐德安或回武昌兼籌餉項臣現駐周家口正居數省之中如中路有事臣與豫皖兩省撫臣商之東路有事李鴻章與山東撫臣商之庶可聯絡一氣呼吸相通臣才智本短精力日衰值病體之未痊恐軍情之驟變不得不廣求協助冀免大戾

上諭會國藩現駐周家口距濟南徐州較遠難於兼顧著李鴻章迅卽攜帶關防馳赴徐州駐紮就近調度湘淮各軍防衛淮徐以東並與閻敬銘商辦山東軍務互相策應倘賊折向豫西會國荃亦當督率鄂軍越境馳赴南陽會同豫師合剿並隨時與李鶴年商辦河南軍務聯絡聲勢總期聯數省之力迅掃狂氛不可稍分彼此會國藩總理師干尤宜統籌全局毋得專諉地方督撫致軍事浸無紀律 賊合股犯鉅野知府王成謙游擊王正起督兵迎勦大敗之賊遂竄逼運防攻撲濠牆百計圖渡官軍扼守三晝夜賊不得逞 二十六日濰鼎新軍馳抵濰甯 二十七日劉銘傳追賊至城武 三十日賊猛攻運河堤

牆東軍擊卻之。劉銘傳潘鼎新會師汝上。九月初一日劉銘傳潘鼎新擊賊於梁山連敗之初。銘傳鼎新探知賊踞梁山分軍由蔡家陵方家廟進薄之賊。以馬隊包抄張景春烏爾圖那遜督馬隊迎勦。劉盛藻唐殿魁率步軍繼進陣斬悍賊數十名。馬賊敗走其另股自北而南。正與鼎新軍遇。潘鼎新余在榜施放炸炮。潘鼎立率隊旁抄賊盡向王莊奪路竄走。烏爾圖那遜追至逕入賊隊。手斬馬賊數人。身受矛傷五處。猶不少卻。張佩之率隊衝進救護。回營。劉盛藻唐殿魁由北路直進到南路。潘鼎琛等擗頭復擊之。賊不敢戀戰。遂狂奔我軍追之二十餘里。殲賊無算。賊向南回竄。銘傳鼎新併力緊追。初二初五等日在

鄆城荷澤曹縣東明等處連敗之初八日鼎新敗賊於杞縣銘
傳亦馳至睢州是役也劉潘二軍兩旬內往來一千六七百里
縱橫追逐迄未停趾賊勢自此少衰公度賊不得逞於東必圖
西竄乃檄劉松山由扶溝北向前迎勦檄鮑超由南陽至南召
魯山一帶遮賊入洛之路 初四日河南巡撫李鶴年來會
十三日公具疏續假奉

旨再賞假一月 賊自山東回竄豫境仍分兩股任柱賴汝光
徘徊黃河南岸黑岡一帶掘築澤壩二十餘丈冀引河水灌汴
城豫軍炮船適至會陸軍宋慶擊走之張總愚由扶溝南竄十
五日犯許州張樹珊追擊敗之劉秉璋楊鼎勳復敗賊溍河東

岸由是賊分東西兩路其東竄者爲任柱賴汝光一股西竄者爲張總愚一股牛烙洪已死其子牛喜接統其衆或曰隨任賴東竄或云隨張逆西竄 十八日公檄劉銘傳潘鼎新張樹珊三軍馳勦東路之賊鮑超劉秉璋楊鼎勳專勦西路之賊 十九日兵部右侍郎彭玉麐來會 任柱賴汝光自中牟東竄一晝夜行二百數十里遂至曹縣二十一日夜撲袁口東軍擊卻之賊由劉老口折而東南突攻開河圩牆經防軍轟擊遂由安山戴廟擾長溝二十一至二十六日東軍屢捷賊游弋於鄆城鉅野金鄉之間二十八九等日潘鼎新連敗賊於嘉祥二十九日劉銘傳敗賊於鉅野葛店 是月李鴻章視師徐州 十月

初一日劉銘傳敗賊於羊山追至金鄉之周圩遂駐軍金鄉縣
潘鼎新駐軍濟甯之安居張樹珊駐軍單縣三面以拒賊張
總愚竄襄城鮑超由裕州迎勦賊已竄汝邾九月二十一日超
軍抵魯山賊已遁臨汝白沙等處旋由宜陽永甯連夜狂奔超
亦由汝州洛陽跟追二十九日抵宜陽之韓城鎮十月初二日
至陝州之章茂砦適劉秉璋楊鼎勳兩軍亦由汜鞏追賊至陝
州之觀音堂賊知追兵將偪遂於閼鄉西南之太峪口繞赴潼
關以南犯陝西之商州公疏稱陝閼商雒萬山之中初冬苦寒
士卒寒衣未備萬難再進據逃出難民稱賊以陝西無食可覓
意欲由荆紫關竄擾湖北等語查商州與鄖陽毘連又近南陽

之內鄉鎮平鮑超現擬由章茂寨回至南陽劉秉璋擬由觀音堂回至新鄭一面籌備米糧一面備勦回竄之賊劉松山拔隊稍遲十月初三日甫至汝州因賊去已遠卽在汝屬暫駐續候調度臣查此次賊分兩股奔竄東路一股劉銘傳一軍尙能追及邀擊西路一股鮑超等奔馳千里未及接仗實深焦憤惟陝西艱苦已極該逆志在擄掠無所得食恐仍將回竄同治二年羣賊銳意入秦三年正月又乘漢中而回竄鄂境此其明證也臣所慮者山西防務僅恃一河賊若北渡竄晉爲患方長伏乞飭下山西撫臣嚴扼河防保全堯善之區張總愚竄華陰遂至朝邑雒南一路俱有邊馬適甘回犯甯州涇州又有潰勇之

變陝西巡撫劉蓉遣邱時成赴省東擊賊並疏請

飭公撥兵赴援

上諭陝省東北東南兩路均有賊踪張總愚又有由魯山竄擾
漢中之說該省兵力本單彭體道又在華陰被挫若不厚積兵
力恐賊益成燎原著曾國藩迅催鮑超一軍入關助剿襄鄖一
帶官文會國荃亦宜迅撥兵勇防賊北竄鄂汀之路同州朝邑
一帶與晉省僅隔一水黃河堤岸綿長趙長齡當抽撥兵勇交
陳湜妥籌堵禦倘令賊匪東渡黃河惟趙長齡陳湜是問 張
總愚規渡黃河於渭河上游撈船紮筏搭造浮橋陳湜水師整
卻之 十三日公疏陳病難速痊請

旨准開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寶缺並暫行註銷俟爲以散員
留營効力

上諭該大臣勲望夙著積勞致疾著再賞假一月在營安心調
理欽差大臣關防著李鴻章暫行署理曾國藩俟調理就痊卽
行來京陛見一次以慰厯系所請開各缺著毋庸議 劉銘傳
敗賊於豐縣截賊爲兩段任柱北竄賴汝光東南竄劉銘傳追
至渠家寨又敗之賊併入沛縣湖團二十六日劉銘傳張樹珊
敗賊曹縣賊竄太康周盛波復連敗之 二十七日公檄鮑超
進荆紫關援陝劉銘傳赴陝州與陳湜夾河設守以保山西
十一月初二日公疏陳臘底春初入京

陛見並言李鴻章難離江境請另

簡大臣來豫接辦

上諭曾國藩著回兩江總督本任暫緩來京陛見江蘇巡撫一等肅毅伯李鴻章著授爲欽差大臣專辦勦匪事宜曾國藩卽在江甯安心調理前敵軍餉及中外交涉事宜自不難從容辦理李鴻章必不致有掣肘之虞 任賴等股竄陝州中和寨公遣楊鼎勳張錫鏐迎擊擒斬二百餘人賊渡沙河南奔將由光固以犯湖北

上諭逆踪竄入豫境勢將南趨曾國荃已經出省東趨黃州著卽探蹤北赴黃陂麻城一帶杜賊由光固竄鄂之路並著分布

各軍於襄樊應山隨棗一帶嚴密堵遏 十七日公疏辭回江
督本任請

飭李鴻章以欽差大臣兼署兩江總督且云刻下賊分兩股東
股任賴等逆竄至光固非西入鄂卽南入皖李鴻章或仍駐徐
州或移駐六安以勦鄂賊或移駐潁州以勦皖豫之賊皆在兩
江轄境之內是李鴻章暫署江督於勦辦東股毫無窒碍至西
股張逆在秦臣現多方籌備糧米湘軍防晉業已起行赴洛霆
軍援秦亦可卽日入關似兩三月內尙無損於大局兩三月後
或請另

簡兩江總督或請另

簡欽差大臣或令李鴻章自薦籌餉大員布置後路該大臣出省之宜遲宜速均聽

皇上權衡定奪 十九日委員賁送欽差大臣關防赴徐州

上諭會國藩奏再陳下邳請開兩江總督等缺一摺該督爲國家心膂之臣誠信相孚已久豈可稍涉疑慮固執已見著卽懷遵前旨尅期回任俾李鴻章得專意勦賊迅奏膚功該督回任以後遇有湘淮軍事李鴻章仍當虛心咨商以期聯絡一氣毋得再有固請用慰廑念 任桂賴汝光竄信陽會國荃遣軍擊卻之遂折回羅山周盛波復擊敗之賊竄竹竿河口由光州光山竄固始英翰遣軍追勦賊向黃麻宋埠南竄將趨六安就食

英翰遣方長華赴英霍等處設防

上諭會國荃現任武勝岡務須設謀誘賊入險四面圍剿不可任其紛擾鄂境四出蔓延後路糧餉並著譚廷襄妥爲籌畫賊如竄入英霍山中則徑路崎嶇馬力無所馳騁官軍有險可扼易於施力會國藩李鴻章自當檄飭湘淮各軍並約齊鄂豫皖省將士合力堵剿就地殄滅不可失此機會賊既竄退淮南則淮河北岸亦應仿照黃運兩河辦法一律設法嚴守毋令任意搶渡來往自如著李鴻章英翰李鶴年妥速籌商辦理豫省邊界地方並著李鶴年分軍布置以防回竄 任柱賴汝光由商城竄麻城擾及黃岡之新州倉子埠等處武昌戒嚴 十九日

曾國荃遣譚仁芳敗賊於孝感賊陷雲夢應城兩縣遂攻德安府二十三日國荃遣郭松林敗賊於德安遂克應城雲夢兩縣二十六日復敗之於皂河楊澤楊墩等處

上諭曾國荃奏官軍扼勦股匪沿途疊勝一摺任賴等逆突攻德安府城郭松林親督各營連番追擊陣斃悍賊多名賊衆大潰該逆現經挫敗必圖上竄京山天門一帶甚屬空虛曾國荃已檄飭劉維楨等由棗陽襄陽分隊攔擊曾國藩李鶴年亦當分飭劉銘傳周盛波會合鄂軍兜勦不可縱出鄂境 公檄劉銘傳由上蔡遂平至唐縣新野攔擊令劉秉璋與銘軍會合銘傳聞賊在鄂東遂馳赴麻城李鴻章亦檄周盛波張樹珊李昭

慶等分道援鄂 劉蓉遣軍擊張總愚於華陰敗績賊聚灞橋
西安戒嚴蓉飭兩翼擊賊賊竄藍田將循南山竄興安公檄鮑
超分兵扼鎮安截賊竄興安之路賊由臨潼之交口渡渭而北
屯踞於豫讓橋一帶時鮑超以任賴股匪擾湖北遂移師而東
公乃檄劉松山由潼關援秦 十二月初六日郭松林擊賊羅
家集敗績郭芳鈐死之松林由舊口前進賊伏馬隊叢林口而
以步衆散布村莊松林分三路猛撲賊馬步抄襲愈積愈厚松
林陷賊中傷其脛至三更時突圍而出所部沈鴻賓五營苦守
獲全餘四營傷亡頗衆松林弟芳鈐中伏死 初九日鮑超軍
次棗陽周盛波張樹珊軍次隨州劉銘傳劉秉璋率師至隨東

之交李鶴年亦飭宋慶赴鄂援師大集 十一日曾國荃遣彭毓橘譚仁芳熊登武等敗賊於沙港 十二日任柱賴汶光犯安陸府曾國荃遣劉維楨擊卻之

上諭曾國荃奏霆軍淮軍豫軍次第入鄂布置合圍一摺賊由舊口出竄譚仁芳等無日不戰屢獲勝仗刻下鄂省追軍緊躡賊尾曾國荃已派劉維楨從吳家店攔頭迎擊唐協和繼之復飭姜玉順由雲夢進紮應城以防回竄著卽督飭諸將前截後追仍規取遠勢務殲賊於唐白河襄河之間 十八日張總愚犯灞橋陝軍敗績初總愚踞新豐陰槃等處與官軍相持將由商雒東竄因大雪山路不開復由厚子嶺回竄臨潼官軍尾賊

而行至新豐各營皆爲賊隔絕營盤被困賊逕犯西安官軍三十餘營行至灊橋賊突以馬隊包裹湘果一軍全行覆沒總兵蕭德揚死之各營將領不知下落賊遂圍省城東門外之三府窪西門外之火神廟南門外之小雁塔北門外之紅廟皆有賊壘裹脅丁壯劫奪馬匹婦孺狂奔哭聲震野巡撫喬松年飛疏告急

上諭前因陝西軍務緊急將劉蓉罷斥令左宗棠督陝甘軍務並令庫克吉泰德興阿先赴陝省勦賊再行入甘又疊諭鮑超帶兵入陝諒已遵旨赴援刻下陝軍新潰蹂躪自不待言專盼各軍入關方能重振軍威著會國藩李鴻章迅催鮑超劉松

山兼程赴陝左宗棠已到何處未據奏報著卽星速入關時
任賴等賊盤旋德安安陸之間邊馬擾及荆門之石牌會國荃
以賊騎太多平地難與追逐擄困賊於棗陽鍾祥之下天門京
山之上屢令伍維壽彭毓橘劉維楨等迎擊獲勝復檄鮑超東
下會淮軍鄂軍四面兜剿

朝廷趣戰甚急又以鮑超援秦不宜調之至鄂屢加詰責公疏
稱勦辦流寇原不可以無定之賊蹤改已定之成局鮑超一軍
前已議定援秦不應改奏援鄂惟聞任賴亦有入秦之意恐鮑
超由荆紫關援秦而潼關一路空虚萬一任賴西趨汝洛則秦
晉兩省均屬可慮已檄令鮑超緊躡任賴一股無令再窺秦中

現僅劉松山一軍入秦糧運已極不易若使任賴續竄陝省則各軍暫須赴秦以四五萬人之糧餉由江南運至陝西勢必竭蹶貽誤自應暫留鮑超於豫西攔截任賴不使西竄乃爲穩着二十一日張樹珊擊任賴股匪於德安之新家關敗績樹珊獨率親兵數十人橫衝入陣力竭死之樹珊合肥人咸豐四年在籍辦團厥後苗沛霖叛攻壽州帶練助官軍勦賊再解六安之圍官軍之克來安無爲潛山太湖霍山也樹珊常爲軍鋒同治元年以都司從軍上海所向有功歷保至廣西右江鎮總兵五年防守周家口民甚德之旣殉節市民籲請於周家口南寨建祠

朝旨允之飭部優卹予諡勇烈任柱賴汶光復竄舊口至豐
樂河詐稱難民將渡漢而北會國荃遣水師擊走之賊犯安
陸劉銘傳追擊敗之

求闕齋弟子記卷十二